

## 德語區瑞士的語言狀況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從德國抵達巴塞爾的訪客，以為自己來到了一座講德語的城市。從形式上說，他們是對的。報紙、路牌、法律、法院判決和銀行對賬單都是用德語書寫的，來自漢堡或慕尼黑的讀者毫無困難就能看懂。然而，一旦訪客在電車上、商店裡或會議室中傾聽人們交談，印象便隨之改變。巴塞爾人彼此之間講的是一種北方德國人只能部分聽懂的語言。當他們與訪客交談時，會切換到標準德語，而且往往略帶遲疑，透露出這種切換所需的努力。同一種語言的兩種形式並存，各有其使用領域——這是德語區瑞士語言狀況的基本事實。<sup>1</sup>

語言學家用“雙層語言”（diglossia）這一術語來描述這種狀況，該術語由美國語言學家 Charles A. Ferguson 在 1959 年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中提出。Ferguson 將德語區瑞士列為他的四個經典例子之一，與阿拉伯語、現代希臘語和海地克里奧爾語並列。他觀察到，在上述每一種情況下，同一種語言的兩種變體並存：一種是“高層”變體，在學校習得，用於書面、正式講話和宗教；另一種是“低層”變體，在家中習得，用於日常交談。<sup>2</sup>對於懂希臘語的讀者而言，這一比較尤其有意思：Ferguson 同樣描述過的希臘語中 *katharevousa*（純正希臘語）與 *dimotiki*（通俗希臘語）之分，於 1976 年以口語一方勝出而告終，而瑞士的這種格局卻表現出非凡的穩定性。

## 德語區瑞士的語言狀況

不過，瑞士的情況在一個重要方面不同於 Ferguson 的模型。在經典的雙層語言中，低層變體的聲望較低，連其使用者自己也視之為高層變體的訛變形式。瑞士德語區的人卻並不這樣看待他們的方言。方言為社會各階層所使用，無論是在議會還是在建築工地，無論是銀行總裁還是學徒，都講方言。其使用者將方言視為國家認同和地區認同的表達。因此，若干語言學家稱之為“媒介雙層語言”，即兩種變體之間的選擇主要取決於文本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sup>3</sup>由於方言是每一位瑞士德語區人士的正常口語，一個人若在與另一位瑞士德語區人士的私人交談中使用標準德語，聽起來會顯得生硬，甚至帶有敵意。

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兩種變體的使用領域發生了變化。在十九世紀，受過教育的瑞士德語區人士在正式場合往往講標準德語，而城市精英階層的一些家庭甚至在家中也講標準德語。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引發了一種被語言學家稱為 *Mundartwelle*（即“方言浪潮”）的反應。在 *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即“精神國防”）綱領之下，方言成為與北方鄰國保持距離的標誌。其使用擴展到了以前屬於標準德語的領域。<sup>4</sup>自 1960 年代起出現了第二次方言浪潮，當時廣播和電視、流行音樂以及後來的廣告越來越多地使用方言。如今，地區廣播電視機構的大多數節目、佈道、許多大學研討課以及大多數州議會的辯論都使用方言，而聯邦議會則以標準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進行辯論。

聯邦統計數據證實了口語方言的重要性。聯邦統計局的結構調查詢問受訪者在家中和工作中經常使用哪些語言，其結果一貫顯示，德語區瑞士的大多數人口在家中講瑞士德語，而報告以標準德語為家庭語言的比例則小得多。<sup>5</sup>在巴塞爾城市州，以標準德語為家庭語言的比例高於農村州，這反映出該市來自德國的居民人數眾多以及城市的國際化特徵。因此，巴塞爾的情況比全國平均水平所顯示的更為多樣。

## 1 註釋

1. 關於德語區瑞士的語言狀況，參見 Walter Haas， “Die deutschsprachige Schweiz”，載 Bickel/Schläpfer（編）， Die viersprachige Schweiz，第2版，Aarau 2000；Felicity Rash， The German Language in Switzerland， Bern 1998。有待核實。
2. Charles A. Ferguson， “Diglossia”， Word 15（1959），第325–340頁。Ferguson 的四種“界定性語言”為阿拉伯語、現代希臘語、瑞士德語和海地克里奧爾語。
3. 關於德語區瑞士的“mediale Diglossie”（媒介雙層語言）概念，參見 Peter Sieber/Horst Sitta， Mundart und Standardsprache als Problem der Schule， Aarau 1986；Rudolf Kolde， Sprachkontakte in gemischtsprachigen Städten， 1981；Rash， The German Language in Switzerland， 1998。有待核實。
4. 關於“精神國防”（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以及1930年代方言地位的強化，參見《瑞士歷史辭典》（HLS），詞條“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關於1960年以後的“Mundartwelle”（方言浪潮），參見 Haas，載 Bickel/Schläpfer（編）， Die viersprachige Schweiz， 2000。有待核實。
5. 聯邦統計局（FSO/BFS），結構調查（Strukturerhebung），關於主要語言以及家庭和工作使用語言的年度結果；另見聯邦統計局2014年、2019年和2024年的語言、宗教和文化調查（Erhebung zur Sprache, Religion und Kultur，ESRK）。數字有待核實。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the-linguistic-situation-of-german-speaking-switzerland](https://hk.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the-linguistic-situation-of-german-speaking-switzerland)